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安成劉弇偉明

序上

講春秋序

弇謂公天下之好惡者莫大乎好惡之心不存焉
好惡之心不存焉則喜不正為予怒不正為奪撫
鍵張閔至則迎受於是褒貶可寄而真好惡見矣
春秋之為經非釀好惡者也非致喜怒者也非私
予奪而加焉者也使陶冶之倍不復多謝隳括而
為孔子者得尺寸之柄以攝有一丘之民以治因

張吾已試之效乎當世則春秋亦無事於作矣彼
椎輪之魯史雖與晉之乘楚之檮杌同為寂寥無
詔之腐簡可也幽厲既徃滋削之周如日西薄襲
彼游氛奄奄就盡而文武末裔是生孱王邦畿千
里猶為羸國始則胎禍衽席乳兵懷抱終乃魚爛
豨突國參辰而家胡越於是無復勤王之舉矣一
變而為葵丘之會政在諸侯可也再變而為溴梁
之會政在大夫猶之可也卒變而為黃池之會則
夷狄橫中國紀綱掃地而盡尚曰可耶且詩在猶
足以形怨誹攻缺失夫詩與王澤斬焉亡矣春秋

欲毋作得乎哉然時無神瞽孰識中聲身為奎并
不俟甘石則孔子之於春秋雖曰取魯故時冊書
附着之至其倫制之茂密用舍之委曲褒貶之詳
略對校之寬迫蓋亦一折於晚出於聖筆矣其道
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揆人倫者也其法
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治功罪者也故曰
春秋天子之事豈虛言哉孰謂變周之文從夏之
質與夫黜周而王魯之說為足以知春秋乎考之
於經其排推抑揚猶華袞之與鈇鉞也一加焉則
萬世之榮赫愀愴不可以迹揜猶權衡之與繩墨

也一陳焉則是人之重輕曲直不可以情遁其謹
嚴峭覈猶黍之不使雪挑而弊冠新履之不可以
首足易也其據約趨順猶天地之中有陽城焉非
燕之南至則越之北奏也是故有闕之以謹其疑
者如夏五郭公甲戌巳丑陳侯鮑卒之類是也有
視世久近而為之者如辭顯於隱桓微於定哀之
類是也有深討其本而加討者如天王狩于河陽
趙盾許世子止弑其君之類是也有微物而吾無
苟焉者如五石六鷗星隕如雨之類是也此其凡
也有字之者有名之者有氏之者氏以志其所自

出名以謹其所據字則於是乎進之矣有日之者
有月之者有時之者其治是人也時為緩月次焉
日則於是乎操之為已蹙矣而又無不爾或承以
尊王人薄乎云爾以治夷狄疾首事甚熟惡狄中
國人諸侯討大天略微者則亦無所不至焉此其
例也君臣之義廢見之於隱桓之事然也父子之
恩絕見之於崩殯出奔然也兄弟之愛蔑見之於
鄭伯克段者然也夫婦之別喪見之於姜氏孫于
齊者然也書尹氏卒所以譏世卿之尸國爵書公
及邾儀父盟所以疾盟詛之始兆亂書公子翬如

齊逆女則親迎之廢有如此者矣書天王使凡伯
來聘則朝覲之廢有如此者矣書如齊納弊與四
卜郊不從乃免牲則喪紀祭祀之廢有如此者矣
此其悉也由此觀之殆范甯所謂該二儀之化育
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
誡拯頽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者歟然則
是書也而謂之春秋何也蓋天地之所以舒慘百
物其運在四時而春秋為陰陽中非若夏為陽而
有建巳之陰冬為陰而有建子之陽駁之也聖人
也者倣乎陰陽以信褒貶則其事固嫌乎不正為

陰陽者也反是而稽焉則褒邪貶邪特未定也褒
而有疑於貶貶而有疑於褒若不正為陰陽然彼
悠悠之後世尚焉從而質諸乎此則魯人命春秋
之意而雖孔子亦莫之能易者也自孔子沒傳春
秋者中間有一而鄒氏夾氏獨泯滅不傳後世亦
莫知其為何等學則蓋自漢興以來已患春秋為
難知矣彼賈誼董生歆向父子橫置嗜好於區區
之傳獨何邪左氏公穀其大致不必一一盡同至
於剖折條流探頤理詣博矣而踳踖騰軒尚恨數
有蹶跌可不惜哉至唐晚有啖助趙正用得失時

時窺覘解者僅如對家然自五學而後比兩人者其最有功於春秋者乎何休曰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是蔽其所習者也六藝論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是酌其波流者也范甯曰左氏富而豔其失也誣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是既其文辭者也若夫不蔽其所習不酌其波流不既其文辭則劉餗以謂左氏以情角一傳以法斷情角則不禁法過則不行者為得之矣彼三子者其猶勁弓強弩之合發乎激矢不同而均志於的亦中而已矣然不

可為小不中而罪勁強也公羊長於敷叙穀梁長於決擇非左氏之本末考據雖二子亦躓矣學者之於春秋患在求之大過拘之大甚耳求之大過則精理漫拘之大甚則流入於峭刻而不知變於此有一言而盡者道而已矣有两言而盡者公與怨而已矣故曰聖人之言如江河諸儒泝泆妄入畎澮聖人之心如日星諸儒糾紛雲障霧塞此亦學者之大患也

講論語序

窮一理之微盡一性之妙其命有以至於且然無

間之初其神有以會於寂然不動之際則宜若可
以忘言矣然而天下之言常出於不勝其多而言
者遂至於不勝其衆則將以寓道而使之有明載
道而使之有行故也是故無言而道隱未若言
而道不隱有言而道不隱未若言而與道兩傳而
無所隱此所以應對答問相與垂世而設教者雖
孔子猶不廢而論語之書所為起也昔者孔子以
無名之神功無體之妙道屈於不見知其禮義信
足以小成德其智仁勇足以小成治其溫良恭儉
讓足以小成倍其恭寬信敏惠足以小成物而屈

於不見用於衛靈公見其際可矣而弗與其天位
也於季桓子見其行可矣而弗與其天職也於衛
孝公見其公養矣而弗與食天祿也以至再逐於
魯削迹於衛絕糧而在陳微服而過宋則可謂窮
朴人矣然未嘗不欲有為於世也是故出疆載質
而有至於皇皇去父母國而有至於遲遲而席不
暇煖也轍不及環也委吏乘田賤也而不為屑去
者蓋曰有官守而已獵較簿正卑也而不為苟避
者蓋曰有官事而已其有為卒不可得矣於是收
其所欲闡焉而未已者一切寓之以言則詳而為

六經者是矣論語者特其緒餘而已夫以學孔子者其徒至於三千之盛而上自國君鄉大夫下逮閭巷一介之小民與其為時聞人而在所可許者類皆有見於是書及考其所歸非資諸孔子者弗道也方此之時操筆而隨其後者豈惟獵區區之空言也并與其一嘖咲之微一俯仰之細而得之也雖然若孔子者非學也故曰予非多學而識之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而已矣其成已有如此者其於君也求之以不求之求而所至必聞其攻其於神也禱之

以不禱之禱而所祭必受其福於燕居則申申於鄉黨則恂恂於朝廷則侃侃於宗廟則便便其行已有如此者見所不見於魯禮所不禮於衛則有似乎汚而非汚應佛盼之召諾陽虎之仕則有以乎屈而非屈也於齊則接淅於魯則不脫冕以去其應變有如此者皆聞斯行諸也而對之不必同然而非異也皆崇德辨惑也而語之不必一然而非兩也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於衛靈問陳則取其學事君勿欺也而犯之故於昭公失禮則諱其過仁也孝也以其有小大故所陳非一端勇也智

也以其有本末故所列非一序利命與仁則處之
以罕言怪力亂神則要之以不言其立說有如此
者臧紇要君宜其不智也而謂之智則智而已矣
管仲僭君宜其不仁也而謂之仁則仁而已矣德
行文學政事言語科雖不固而同謂之才則才而
已矣章創討論修飾潤色雖不編而不害同謂之
命則命而已矣能具仁者君子也於子賤南宮适
則與之苟無禮樂亦可為成人也於冉求公綽卞
莊子臧武仲則略之以至叩脛而誅原壤鼓瑟而
斥孺悲進顏子以不愚之愚黜子路以不禱之禱

其處人有如此者凡此皆有見於孔子者也夫聖
人之在上者多矣而制法不若孔子之為詳聖人
之在下者衆矣而制行不若孔子之為備宰我以
為賢於堯舜而不為增叔孫以為不及子貢而不
為損此孟子所謂集大成者雖然均法也而孔子
所為備者不以一行為備此達巷黨人之所謂博
學而無所成名也若夫千載而下其去聖人遠矣
學論語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絕古人之大體類皆
溺於傳注之卑而不能自埒於汚俗之中絕行之
后徃徃以孔子而疑者皆是也書雖非孔子所自

為然其屬辭有要成文有序肆而通連而間其本末先後歛若出於一而片言隻簡無自而不與孔子合非深知先王之法言者孰能與於此學者要當熟讀而精思之不必考乎其人也

葉謙甫唱和詩序

郡之有縣猶人之有四支一支或廢則身為之不完而令之於守乃其運動處也夫舉天下之事本治文書赴期會以奉上法令為已任而其間土木之賦入生處之登耗與夫抵欺擺合鬪鬪侵侮乾

沒豪奪之變它官所不得而兼者非令則不治故令之視守宜若其尤難者也彼有擅百里之勢不幸為苛劇之所頓挫則屈力於不支之變喪智於日生之偽者徃徃而是一旦按視四出方操之以大吏已蹙之繩墨則選懦者或以練柔濡忍為寬仁剛狃者或以深文巧詆為切直淡泊以為廉本質而踈通以為迂密察以為斷而守樸以為愚委曲迎合一選法意則居者投擻代者摩轂視其府如蘧廬處其民如旅人惟以不得亟去為病則然後益知令之為難吏也吾州之廬陵環四境多通

道故在江西比他邑為最浩穰福唐葉君之來為令也因前政之弊革而新之嚴約束信賞罰其錡者關決猶千萬之有十五而東西南北之有經緯也方是時朝廷更法文書旁午為吏者類皆畢力殫慮懼無以稱上意而廬陵獨以無事稱既而政行化洽吏畏民服庭無留獄而姦沮野無巡徼而寇遁於是君至此甫三年矣以其將有代也乃為詩以遺其邑人與其賡且繼者而小子某實領覽觀焉夫吏不久其職則民之情偽與物之利疚未易孰識始君之來為廬陵也未及下車而弊有撥

去之陳根倍有日遷之故智

一作

則民之情偽物

之利疚盖有不待久其職而熟者矣綱紀條目纖悉備具初若甚勞而卒繼之以說則才之能否政之詳畧盖有不必盡其事而見者矣愚意其詩之

辭

京本

當廣大繁昌多為顯設以自發露而顧乃

謙虛退託以無敗事闕政為一時之喜且幸尚慮

京本

作震邑人之不孚已也復致其意於卒章以見忠厚

惻怛之誠皆平日之所固有非待去而後留也愚

將見異時里開之間歌詠稱頌不息於民之口感

慕慰懌不忘於民之心想君之遺愛若將不及見

而求所以榮故老夸遠人者賴有此詩在則豈小
補哉故為之著其說以附篇末使來者尚有敬也

悅禪師語錄序

元祐元年秋分寧龍安山之堯率禪院以始時開
山至是更八代矣佛事替不嗣欲得九代者之後
其傳也上其事聞府府帥延閣熊公為下之廬山
諸院聽所謂衆定者於是大禪伯悅公以棲賢上
首應選焉師自發足棲賢抵歸宗開先諸寺比四
升座人已恨其出世之晚而最後予得與泚之官
屬合僧若俗千數人聽開座于上藍禪院是日吐

師子音魔膽震落如沃涼泉蠲彼心垢使飲海子
究量而止是會者又相與語曰此其聞知皆吾人
得其生平所未嘗者也後二年侍者了詮取師自
棲賢至堯率前後升座問答等語件為一編持詣
予曰吾師示徒如是是不可無紀也子幸為我序
之予告之曰詮乎汝未道果可以語言得耶是貞
無易池師矣道果不可以語言得耶汝師之說猶
寄也今汝從而件之亦一寄也予復妄序之又一
寄也以吾寄寄汝寄以汝寄寄汝師寄不乃相與
著足地身耶雖然佛祖以是脫衆凡汝師以是孤

佛祖其久矣吾尚何辭師得法於洞山西堂之文
禪師文於黃龍南號高足者元祐三年六月上澣
日穎昌府臨穎縣令克洪州州學教授劉弁序

諸公紀贈四謝詩序

奉新尉謝石世克過而謂其游廬陵劉弁曰上數
臨江之新塗於茲為十世不梁肉而藿菽有餘其
無耒耨蕪藜之勤而詩書足以代其匱此吾先世
相與儒其家而以有子孫之今日也大兒拱其前
稚孫環其後鶴髮兒齒色然其間課督惟恐不程
而則毀膏長哦聲出金石有問焉者曰將以為

來身資此吾八十之曾王父所以迂擢其一作家

而使不得怠且止也京本作不怠替也一日有司懸衡操

數寸之管攝盈尺之紙奮拔蓬藿登為王官既則
紳綾聯聯羅拜堂下此吾一門四人所以同時而

第名元豐也嘗念為太平民盱盱而業儒者漫不
知其幾人矣然而未必盡見效脫或見效又未必

適如所志而身與其父兄俱今也以吾之所得反
而合乎人之所不得則似亦天幸使然而日者二

三顯人因吾父子昆弟之南歸將翕赫之以告其
鄉閭也至賦詩以張其事自正字孔公而下繼有

所授合數十篇譬之錦純珠琲壯彩交發誠恐日月之不貸而諸公之辱不宜又虛則獨可移之石刻以蔓其傳茲吾志也敢以序屬諸子弁曰且人之相與以有此生也上性萬一中性千百下性則十八九矣閭閻墮窳子弟大則歆豔於聲利小則弋獵棊鞠怵其京本作足手足耳目之好非知術儒者之能白門梯身也彼則京本作真陋矣有能於其間寐而使之寤酣而折京本作劫之醒京本作醒則非勸焉者之力乎謝氏瓦甌禪京本作杓清苦更十世而若子若孫卒以儒顯三歲一拔材數不過五百焉

視五百之在天下輒當四人焉何其盛哉吾見其

隣里族黨後有以儒起家者皆將指詩刻以相告

曰是誠諸謝勸也然則其力京本作為豈特寐而使寤

酣而折京本作劫之醒之謂耶筆墨真吾事也敢不聞

命四人者其三人則宜春簿懋江夏令岐吉州司

法參軍舉廉云元祐三年季春中澣日前暉閣序

仁山隆慶禪院第十六代儼禪師語錄序

以無餘欠本之性以無取舍歸之法寄當而已不

復我費則果誰為與者耶分邊理際不貸不求橫

復委重焉殆將拒而不受則果誰為得者耶與無

與得無得付之自爾之有生則雖道猶強名也何
有於弊弊之言句哉是故瞬目標指自一妙明攀
簾韻竹無非正真拈花破睇何有餘蘊舉梳杜口
坐獲孤證如是而足矣亦誰暇寄風波於頰舌棲
疣贅於毫楮耶雖然道誠至矣正求之而拘旁求
之而肆微求之而匿博求之而不類則言者乃其
寓也道雖非言而言果足以寓道則諸佛以是逗
慈而有一大藏教諸祖以是逗機而為一時間答
勢自不得不然耳其雖欲膠喙三尺高謝後貌惜
辭費於紛紛之方抱其可得乎此古人之機緣語

要有至於重見復出而西意恃以不泯也廬陵仁
山之隆慶有大禪伯是曰利儼爰自遊方邈有天
悟不勤師資臻奧重壺其所至道譽凜凜猶麟師
鳳儀一時禪衲宗仰恐後其機鋒所投猶孟勞僕
姑剗犀徹札無留敏者蓋自熙寧之乙卯得元祐
之辛未中間十有七年其該明心要示徒垂手亦
衆矣而傳之在人者初不多也予間從其徒求得
之近是然儼之徒猶曰吾師非滯於言者其忘焉
者我不得而知矣其未忘而有在於是者它日又
皆痛翦苛掃不啻卷雲收潦使盡去而後快則此

尚其多者耳予方尚少已聞儼嗣法杖黃龍之南
禪師矣是時黃龍之衆數百有問黃龍者曰將安
視儼黃龍曰其視儼以我蓋密契如此若今東林
之總持堂之心羅漢之祐洞山之文仁山前住之
閑與師皆黃龍號法子之嫡者而師之語最後見
諸方云故曰佛圖澄之門豫章祀旌道安之門崑
藍琮瑩羅什之門瑚璉簞簞惠遠之門犀象齒革
慧光之門孔翠羽毛玄咲之門沉檀蘭蕙師等數
公視此於黃龍之門其無愧矣序師之語而又因
以及諸公士庶使後世知嗣法於黃龍者皆不偶

人也孟秋二十有二日序

章文柔詩序

客有抵予以書曰予之州章氏有子號婉婉自幼
至其始笑惠發姝色始不類人間人歌吾聞其聲
不激而圓以清舞吾則疑作其形不驚而翩以輕
其所由傳鈔黃飾藻繪發於笑言與其寓於燕游
者蓋千態萬狀可以情得而不可以致詰是物之
尤者也吾異時嘗過之矣求以寓吾意者焉而不
可得於是寫之以詩播之以曲吾徒有樂其勸而
賡且繼者殆百篇今其辭蓋聯以大軸庶幾使覽

者尚有樂乎此是在子也子其為我序之辭不獲
已遂為之說曰凡出於非人力所能致而盤礴出
沒與異物爭為怪變而馳者吾必意夫造物者不
能無情於其間至其舉而異諸人也亦非苟然而
已星精月暈光彩京本之所發見川遊陸馳氣象
之所環合與夫挾勝槩而鍾流靈者人皆知其不
常有而獨鮮者為恨然曾不知號物之數至於萬
而莫能終窮也則雖天地之大猶不能徧其所自
有而私焉獨其罕至乎耳目玩好之前者然後差
可貴不亦終吾身而無所庶幾則斯已矣尚何能

患寡者之不可得而求適於多者悵隱者之不及

見而求遂於顯

一作世

者耶今夫虎豹羣翟之文章

楸楠豫章杞梓栲栳之質幹往往環於懸崖峭壑

足接窮絕之地非與人接也比其出而用乎世也

非大厦之蓬與楹則純席之華彩旗旄之文飾也

珠之未剖而令蚌也王之未露而蘊石也金之未

鑠而藏鑛也陶梭之未化而壁棲豐劔之未躍而

埋蝕與夫余且之龜海客之槎未灼而泛以遊也

隱晦冥默如此者獨誰乎一旦遺空埃脫沉濁日

新之用供物而不遺不揜之質耀奇而無窮則必

因閉而固之者之力暴而顯之者之勢然後為攬
焉而得之者之快也至於人也何獨不然其隱約
不極則其駑厲不迅其積美不厚則發而見乎其
表者弛以卑過情之譽暴集投隙之毀隨至則其
於物也特徇之而已矣是何耶則是閉之者不固
暴之者不顯然後攬焉而得之者不足以為快也
若夫婉婉之於章氏身不脫閭巷之卑而能使豪
宗侈家俯而遡焉不敢以其不及賙而賂之不敢
以其不足籍名為倡而相與處者非偉男子則簪
裳之裔而勢力之徒也可不謂閉之者固乎其敏

慧淑艾雖有過乎人然不資諸名以成其身則足
以感薄倍於其真而愛不行乎顯人足以擅一郡
之卑譽而美不馳乎四方今也乃得客之詩以投
衆人之耳目吾於是見易汙而清如美錦之濯漣
漪刻昏而明如繪畫之傳丹青也可不謂暴之者
顯乎然觀客之詩不得已而徜徉放肆獨騁於防
表繩墨之外若將推而歸諸人也而又以其意之
遺餘屬予為之序然則彼辨謂攬焉而得之者之
樂果誰付乎是未可知也婉婉字文柔今方盛年
云逍遙乎序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安成劉弁偉明

序下

送盛大夫

仲孫歸朝序 并詩

余讀元祐九域志自國初距元豐末天下生齒以
戶計者得一千八百萬有奇而潭與吉最其蕃且
息者潭戶客五三十五萬吉雖做為不若然猶居
潭十九已上用此故吉常為西

作南剝南接贛

北竟淦水東西控臨川長沙環地幾二千里其間
臯纏壤東水糞陸墾之民急角其力限爾疆此界

之既又相與惜其去以為侯嘗更海軍衡三州不
忘其民且吉將侯忘也孰忍小人則曰轅攀轍卧
有吾屬在君子則曰志就而文不京本抗柰去思
何文豐而義弗迨京本柰贈言何我則有詩在於
是合中外屬官與夫士而文者得若干篇謂弇辱
侯之知為最舊而吉其桑梓也咸以序見屬觴三
行序成且別附詩左方云紹聖四年二月上澣刘
弇序
及瓜報官期瞻斗動行色二月江南春曾波回暖
碧畫船獵雙旌迅奪飛鳥二年東道主一日北

歸客利器盤錯空生祠瀟洒逼清訛禽哢軟釘鉅
抹英拆屯雲如有情結戀低幕歷裏踉跄路遠主
阿風雨隔天浮彭蠡寬月夢夷門直懸想動前旒
吾君席方側

送杜然中序 并詩

吾友杜然中恃其親以來吾州跨三周星然後歸
琅邪而吾適得第繇京師還於其將行也別不足
道也顧情義如何耳今夫閭巷妄愚之人相與別
也滿引劇勸歛歛感槩相矐矐不忍上道至皆溢
口喏終日為留連計若將一二可據之為者試問

之必曰是嘗賙我以貨者也是嘗戚

京本

我而不

吾慊者也是嘗居相為

京本

作與徵逐而出相為旁午

者也此其取道未能幾何而旋已彌忘甚則漫不

省憶矣是何耶分義誠不足故也往者虞部公來

臨吾州士無賢不肖槩以一禮當之湛如清泚之

映大虛萬象畢投而瀉影斯在吾於是時首出門

下始與然中游然中不以勢不均禮不亢而獨以

交處我非徒無廢乎將迎之未

一作未

為與夫問勞

之小謹而至誠篤好之心每有加焉中間吾嘗顛

仆不偶矣仰首斯跼投足斯踳聰明耗於日侵之

憂患而異趨橫出更軋其後雖其平日之所有彫

鑠殆甚而虞部公時出緒教以誘以掖以至今日

之成就蓋然中預有力焉其分義孰有易此者今

君方將指歸期於數千里之琅邪而吾雖留此土

以處寧尚忍為閭巷妄愚人戚戚不得已之態也

耶固將以其歸預為琅邪慶也且琅邪從古以來

號為善地背東海薄青徐南連淮陽北控淄川高

密邑屋相望僅數千家牟臺環其西叢社臨其東

其山川之勝則有浮來棘津魯侯之龜蒙作鎮之

沂山其故家遺俗則國於郟城於向桓公南至之

穆陵管仲脫囚之堂阜與夫蘭陵子游荀卿之所
從事下至叢薄榛莽神林鬼墟則丘明子野二鍊
王肅魯公之丘墓在焉魚鹽商販之所出入故其
地阜繁去聖之居甚邇故其倍禮義君於是行也
順流千里之灘瀨連舸首而下輕帆駛楫若飛鳥
度去而堂有榮耀之雙親日臨其側望琅邪故鄉
如在目睫思平日過逢游衍遨嬉之樂不在南閭
在北陌可指期而至非若騷人遷客惓惓於別易
會難而心攪目亂以重一時之去思則君固未易
以輕感槩動而吾京本有
離字惜別之多猶無以為也

惟其臨風把酒發穹臺指故都荒蹊古叢出沒高
下於雲烟杳靄之間眺野水之浮白指潁陽之傾
西徬然想像洙泗絃歌未泯之遺音與夫消沉之
遺迹躊躇轉念無與同此樂者而退思吾二人
廬陵一昔之會合恍若夢寐則方是時尚冀然中
萬一為我寄聲無徒為吾羨也於其送以序也又
從而詩之年月日序

沂山峩峩鬱參差盤薄峻挿天一涯棘津下注湍
瀾飛牟臺叢社羅紛披君於此乎指端歸鷁首東
下鑑銑輦蛟龍吹腥鼓元龜龜黃雲漲天幕四垂截

山健帆帔拖霓君於此乎歸心馳侍親有裕德孔
時食則豐潔兮君則緩嗟予何者兮不脫馬羈安
得從君兮同流乎洙泗之湄

送田曹三許序

熙寧八年秋田曹許公自南康來倅吾州由聖

咸作

由聖或作聖由郎本亦然宜聖由為是

子至明遠三人者以其子侍

行而其明年春余乃踵書以見田曹公且言曰顧
弁贛甚矣行年甫三十學久而時愈踈如終日晝
爨而不適身出奮而輒躓如一呖過劍而不足聞
也閣下苟收而錄之則弁請見雖獨後於衆人平

日之願望庶幾猶及償也於是田曹公果以為可
與語則又因其它日求見所謂聖由而最後乃因
聖由得與子至明遠遊焉三人者以吾遊其伯仲
甚數而不間也相感召以其志義交相結以其久
要而不忘不倡而言相和以聲不挽而動相差以
行仰相酬俯相酢雖吾以無往而不相得為果在
是也故相歡益甚今茲田曹公課成東歸由聖子
至明遠勢不得一日忽去其側念雖欲去其側且
不可得而旋復以其子侍行則於是三人者相與
更於吾言以送且曰他日之邂逅皆未可知郎不

得一語我者此行也然則尚可無說乎吾嘗聞田
曹公補外餘二十年廉儉忠清樂於仁以為己任
而愛民矜物所至率以長者稱彼其造物者之報
施萬一不偶然至而要必有任焉者則非在其身
則在其子孫也吾試以夫三人者占之疏明條遠
事求可其意而不先物以規所不能至與人交趨
於適而無求備也吾見於聖由者如此約而不肆
謹而不流猶繩墨之於彈畫衡縱曲折所遇雖異
必將無出於規矩而後已吾見於子至者如此秀
眉而踈目明外而澡中隘方尚少而若將與老成

者熟物情而諳世態也若將與中道而善自擇者
件而進也若將與剽剛而敏銳輕利而便捷者必
波溯洄超距摩壘疾徐而爭上下先後也吾見於
明遠者如此吾今於三君目前之別已知不能須
臾留而身外之事又知未易錙銖較然及其去而
贈以言也丁寧反覆類皆有美而無成則非不得
已而和一作加之也直欲其去彌劇感彌切感彌切
則思彌深思彌深則勉彌至其固培壅之資自倍
於今日未效之前而攬其高大之實默契於異時
明驗之後解當知吾言為不妄於其中間時有脫

去羈馮而馳者出焉則庶幾使天下不獨知田曹
之有子而又知由聖子至明遠之有伯仲也三君
其亦有志於斯乎

送高與可還儀真序

儀真高君與可尉安成之二年予自京師還始以
桑梓之禮見謁又與可揖予於廡下卑體怡聲闊
視而趨委蛇折旋中則躊躇若將援予使進而未
能已也置予於座隅問勞狎至去苟簡京本作同而就
誠實若將引予以中道而使不得殆且止也夫安
成吾所從出而與可則治我者也以所從出則閭

墓在焉者皆隸於民之籍故賓主之禮宜有所不
行以治我則升有等降有差俯仰有隆殺之殊警
效有從違之間故賓主之情宜有所不通至於屈
其所以信損其所甚益相與傾如故之蓋於斯頃
之頃貌不前而又推之則獨何以得此於與可哉
與可德望人也佐吾邑雖甚勤倦未嘗有慊慊之
意其所作為無冒昧輕脫之嫌而得公清廉平之
實將代且去以為肆而通矣輒復一軼京本作如輓以
罷任聞人皆以為惜而吾獨謂榮謝之去來猶四
時之運雖一息不留而彼有攬目前之小快而不

知冥中有日祖之變一不得志遂謂造物者之不
予畀其不知命乃如是今與可之去氣不怫而
舒色不憔悴而愉翩然一舟如逝鳥躍兔東下而
不可羈日有菱芡葭蒲魚鰕鳧雁水產之饒而又
覽鯨鯢之出沒而窮其變化睇狂瀾之奔放而寓
其感槩觴有酒軸有詩則吾固知與可中有以自
得為在乎此也然方今 仁聖在上用人如不及
雖寸長片善在所必錄以與可之智能識慮獨何
能久幽以處也勉矣他日華衣高軒擅要權任一
方之寄則其勢當萬倍今日之一本此下安成言

行如轉丸事遂一作遂事如發機上所揀拔惟恐後時
則其遇當萬倍今日之罷去一本此下有安成字是在與可
也吾於斯時萬一以故人禮見與可於睽離曠隔
之中詭吾言之驗一以為喜一以為賀則不識與
可尚能追念安成時乎

送葉令謙甫序

前年姝予就試鄉有司八邑之士會者以千數時

天久不雨黃塵漲空京本衢道中氣如蒸行者止

憊者屏氣以息而予適卧病西城間則聞戶外足

京本迹所如往至終日不絕詆訶禁護若與處顯

者爭先後甚者至於車摩轂而馬銜尾也竊以謂
方是時能不憚煩促冒炎溽為奔走計是必趨權
勢京本賈場屋聲譽雄張闊視急於自售者之所
為也且人相與奔競京本作馳驚角逐如此而獨坐
酣寢二本作酣寢終日則尚誰有京本作肯念我者既而客有
踵門道謙甫之賢則因曰是嘗語我知道者以子
為真無以易矣徒慨他日未嘗見也京本作是嘗語我以子為
知所庶幾矣惜乎未及見也予應之曰夫履烏不交乎其庭聲
音笑貌未始接於眄睐舒徐之頃於其從而往也
初無車馬足迹之勞而坐使人稱譽已寧有是事

耶既

一作後

數日余

京本作輒

以報罷

一作偶罷

聞

京本作去客

復有見過者則又曰謙甫蓋嘗憐子之不幸而見

斥於有司矣欲子之顯且不躋

京本作且遇

殊汲汲也

予於是翻然而思曰嗟乎古之人固有連牆不相

謁請而容聲

一有默相二字聞達

京本作各自致

者彼其於已惟

無所待而後足故取信於人也易今以孤立數竒

之蹤人前輕而後軋

二本云前則人所軋

時已運而

念不可復得則宜其晻曖躓久幽不遂

京本作奮而

譙甫乃篤於見取如是獨何可自壅於阨窮憔悴

之中尚留滯而不見也明年春會抵它邑道出廬

陵因求見所謂謙甫者至則色愉然而和氣休然

以而一作平收以一而借之二略其短而不遺其長

果謙甫也於是時即焉則謙甫之獎引日益加甚

二本作謙甫之意愛彌篤矣夫以謙甫之賢在士大夫間嘗未

多京本見其比其所許可宜亦不至於妄借使庸人

腐夫得其一言尚當刮垢滌污夸閭巷而詭衆凡

京本作遠人况萬萬有不平乎此者他日萬一有望乎

人者與謙甫居問其平時所知識與其嘗與一作

游焉而在所獎借者雖去之滋久京本作彌遠而隔之

彌遠一作滋久吾固知謙甫獨能道吾髮髯京本作其萬一作以

塞問者之責已而與吾身窮達責賤相為傳會而

無差毫髮則天下言知人者當自葉公始而弁其

受知者也可無勉為謙甫之材能政事士多能言

之京本有此不稱述四字於其去也姑誦吾所以得於謙甫

者為京本作以送熙寧丁巳三月日序

送閑禪師還鍾陵序

鍾陵去廬陵初不甚遠而境之四環往往多佳山

水神祠老宮棲真之窟與夫隱遁者之室連一作

屬相望不知其幾何而佛氏之宇號為特衆吾嘗

意其間當有異人者投足而寄焉以與靈物怪變

環合出沒攬雲煙之卷舒而窮日月之朝昏也既
則聞黃龍有南禪師者得佛氏最上乘而其徒相
與處者無慮千數遂欲因傳者声徃見焉而不幸
輒以事廢後五年予還自京師至則禪師滅度蓋
前此矣於是衆復語予曰禪師之法固亦有任獨
得其要且妙以有此土而警衆九者於今則為泐
潭之摠而翠嵒之閑也未幾會吾州仁山廢久不
治衆果者以翠嵒各聞于官京本作平官者予私獨喜
且幸以謂是蓋欲從其游而未之得者也及師京本
公之來吾日過焉徘徊與之處若將忘斯靜於其

身而中有所慕從容與之語若將忘言默於其口
而不能翻然以去及其父也不知歲月之多徃未
之數動靜之為處而言默之為語也方且以為有
助而師舍京本作告予而行矣夫以大江之西環數十
里之間學佛者何啻百千輩而吾所慕而樂與之
遊者僅得三人焉一人者未及見而逝一人者思
欲見而未之得於師則見之矣未幾又舍予而行
獨何耶吾固將問乎師也夫無方之不可依無衆
之不可聚猶無法之不可付而無道之不可傳也
彼將以不動常住止物之競而會於一無餘涅槃

歛物之散而具於極則尚何能一去一來一彼一
此哉然則師之還鍾陵也得無厭闐闐之擾擾思
欲於懷於嶮京本崑之顛清冷之淵者歟亦將沒
汲乎舊隱之棲遲以久寄為幾於轉蓬者歟其亦
無意乎此方之人翫而忘之若蛻脫之秋蟬凍解
之春冰者歟比下京本有拘也獨不能須臾以師
留則之意師之必有謂也一十八字師
曰是徒京本不然子獨不聞至人乎動則直前其
癸如機而一作不可掩止則直寓其介如石而一作
之不可轉出則翫見而尸居以為処息則淵默而
雷声以為語壁言諸月為無冰而不可留京本亦任

之而已則尚何一去一來一彼一此哉吾應之曰
然則師其行矣為我寄聲揔公異時猶及以此言
告也否乎

送道士習順偕序

予還京師之二年客有以道士習順偕善相名聞
于吾州者言京本順偕能道京本作人禍福協京本
出作於已形未兆而并與其身相為先後者若僕指
數一二而舉挺之占鳴鍾也予初未之信及往來
洪撫間聞順偕名益熟因私自念方羈旅憔悴之
餘而謀所以成吾身者動輒齟齬又其骨自古怪

膚理腴黥而五管膾宜作會撮殆無有京本過人者

疑貴人不然安得所謂順偕者一至吾前披吾形

祛吾惑以壯吾決也未幾會吾州羣試學者於稠

人中有冠且褐長髯闊額貌甚軒鷲京本作鷲若自得而旁

無敢睥睨者問其名則順偕也於是試往因焉順

偕遂言曰凡子之相姑置願聞吾相說蓋吾之說

京本與許負書大略同而意所獨至顧以為出於

巫咸所以願見壺子而不可得者遠甚吾擇是術

走千里之江南未見其京本有與字侔而雖貴人與中

家羸京本戶吾所以俟之若出於一人然吾性剛

復少京本遜貶京本言人之生死禍福成敗得失

之迹不挂於實則徃徃中否之以一言彼有憤吾

斥其短而亟京本聞也至頻蹙發赤罵譏笑悔以

去然吾無毫髮屈也故行年五十閱人不知其幾

何而若未始經一作於心又曰吾視某人可以得

某富貴則徑以某富貴處之其得直若干不以謾

說一作而所取加多焉視某人可以得某貧賤則

亦徑以某貧賤處之其得直若干不以不當其志

京本作而所取加鮮焉若是人也富貴貧賤不中

吾聞而相苟在焉則吾亦略不以介意故其規求

初若不甚駭而卒亦有繼既擄拾以去行復空矣
予聞其語始而驚中而得一本無其規求至其所
以為人未暇以相謁而因告之曰凡汝所以自處
則良矣至於斥人之短以信已之直得財輒復糜
京本去而所取無高下豐約之殺則似非所以處
人也斥人之短則忌者之憤日益加信已之直則
問焉者難為容得則輒復糜京本去則身後之困
有時而至所取無高下豐約之殺則蔽於不知擇
以難為容之耻行必加之憤耗不擇之貨取身後
之困汝之患於此在矣其後順偕與予或離或合

率無常時唯順偕告予取別而東京本有也不相
聞最久今年秋予以事京本過吉文則順偕適在
焉因踵予而言之曰吾唯未嘗用子言為戒是以
卒及於患去歲不幸以許且斂問相者之怨而投
吾於法網之中彼執政者不究其罪辜誰何而例
使與誣已者殘其膚而吾輒夷為平民因耻其漫
於汙辱而不能自直也以其事哄京本于大吏京
作監凡歷月逾時三更大獄而吾之不幸而及焉
者粗京本明今黃冠之名雖僅復而唯是冠褐之
餘類皆穿弊決裂凡朝夕施施京本作乎貴人大

姓之門者略無完才以至肩未摩而露踵不軋而保今將用是干有力者而相與圖其廢也念無以自致子其為我發之余嘗謂言天下之禍福者要必自報應始而報應之效無甚乎佛老人之說其教而歸之也亦以佛老者真能禍福我故奉其徒若耽飲京本作御偷人之子而徼京本作冀其父之謝已也廣宮大圓美衣其食金碧髹鬘刻雕藻繪之觀尚可一喝而頽則其下宜無足道者今順偕既以老子名其家而所求又不過乎冠褐苟一作挾其師禍福報應之說以懣有力者之聽則其於區區奉

身之費若將可徒手而搏又况素以其術傾動閭巷間哉則亦不待吾言而後使人信一作諭也然余哀斯人自傷始時不能以吾言為成以至擠顛擗窵及其過而諉余也其貌癯然若將有所自懌一作訴者則余尚忍無說乎故為之件其始卒作送道士習順偕序熙寧丁巳九月三日安成劉備明序



音聲字彙

卷六

